

邹平著

陆机： 乱世文豪

古人云：『虽楚有才，晋实用之。』观夫陆机，陆云，实荆、衡之杞梓，挺圭璋于秀实，驰英华于早年，风鉴澄爽，神情俊迈。文藻宏丽，独步当时；言论慷慨，冠乎终古。高词迴映，如朗月之悬光；叠意回舒，若重岩之积秀。千条析理，则电坼霜开；一绪连文，则珠流璧合。其词深而雅，其义博而显，故足远超枚、马，高踞王、刘，百代文宗，一人而已。

——《晋书·陆机陆云传论》



邹平著

陆机：
乱世文豪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陆机:乱世文豪/邹平著.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3

ISBN 978-7-5321-4693-2

I. ①陆… II. ①邹… III. ①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30589 号

本小说列入 2011 年度第二期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项目, 得到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

责任编辑: 方 铁

封面设计: 王志伟

陆机

——乱世文豪

邹平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苏州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650×958 1/16 印张 28.5 插页 2 字数 364,000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693-2/I·3657 定价: 5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66063782

晉大都督士衡祖像



陆机画像

雅川葛洪撰

二陸實荆衡之杞梓挺圭璋于秀質馳英華于垂
年風鑑澄爽神情俊邁文藻弘麗獨當時言論慷慨
冠乎終古高詞迥映如朗月之懸先覺意迴舒
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電掣雲開一睹連文珠
流璧合百代文宗一人而已



陆机手迹《平复帖》

	三子司马孚 (安平献王)	六子司马瑰 (太原烈王)	长子司马懿 (河间王)	五子司马玮 (楚隐王)	贾充
		次子司马望 义阳成王	四子司马楙 (竟陵王)	六子司马乂 (长沙厉王)	贾南风 (惠贾皇后)
		次子司马昭 (晋文帝)	长子司马炎 (晋武帝, 首任)	十六子司马颖 (成都王)	谢玖 (谢才子)
		九子司马伦 (赵王)	杨文宗 ———— 杨艳 (武元杨皇后)	次子司马衷 (晋惠帝, 次任)	长子司马通 (愍怀太子)
		四子司马亮 (汝南文成王)	杨骏 ———— 杨芷 (武悼杨皇后)	十二子司马晏 (吴孝王)	三子司马邺 (晋愍帝, 四任)
司马防	次子司马懿 (晋宣帝)	长子司马师 (晋景帝)	昭次子司马攸 (齐王, 继嗣)	二十五子司马炽 (晋怀帝, 三任)	
		五子司马佃 (琅邪武王)	长子司马觐 (琅邪恭王)	长子司马罔 (齐武王)	
		次子司马泰 (高密文献王)	次子司马越 (东海孝献王)	长子司马睿 (东晋, 晋元帝)	
	四子司马植	四子司马绥 (范阳康王)	长子司马统 (范阳靖王)		

注：黑体标注的为本书中出现的人物。

目 录

第一部	001
第二部	084
第三部	175
第四部	283

第一部

1

公元280年，按照中国的纪年法，正是西晋咸宁六年取代东吴天纪四年的这一年。

三月初春，寒冷的江风裹着水腥味，不断灌进建业城，沿着空旷的大街，一路呼呼卷去。大街北端通向皇宫内城太初宫，宫门有五座，正门是公车门，正对着大街；南端连着外城的尘阳门，出城门不远就是秦淮码头。往常，这条街上人头攒动，由尘阳门进入建业城的是从船上下来的商人、旅客、挑夫，城里人出去也必走这条街到秦淮码头。如今打仗，往来的商人没了，连城里的百姓也不出门，街市冷冷清清，街道久已无人打扫，风卷起了眯眼的灰尘，敲打沿街店铺挂着的旗幡，发出喇喇的声响，有点摇摇欲坠。

一队人马，从太初宫里出了公车门，走在最前面的是自缚的吴主孙皓，肥胖的身体套着龙袍，白绫编的绳子松松垮垮地搭在肩上，昂着头朝天望，江风吹迷了眼，又不能用手擦，只得仰面，一滴泪挂在眼角。这是我的江山哪！现在只能拱手相让，心里一阵酸痛。他回头看一眼，后面八个太监，身强力壮，抬着一口扎眼的棺材。他当上东吴国君时，宫里木匠就开始做这口寿材，用整块的金

丝楠木，漆匠刷上黑漆，每刷一遍都要等它阴干透了，才能再刷上一层。他当了二十年的国君，这棺木就整整刷了二十年，如今算是派上用场了。稀稀落落的文武百官跟在棺材的后面，慢吞吞地朝尘阳门外走去。孙皓似乎不满意身后队伍的无精打采，鼻子里哼了一声，像马儿喷了个响鼻，百官这才有了点儿精神，摆出了视死如归的样子出城，投降，称臣。

几个月来布满大街的吴兵已经不见踪影，城头吴军的旗帜已被拔去，城门仍紧闭着，无人把守。建业城内的百姓似乎有一种从战争中解脱出来的感觉，沿街店铺半掩着门，悄悄地做起买卖。街面上有人走动，买米买菜，打油盐酱醋。生活开始蠢蠢欲动，昔日的帝王之都虎踞龙蟠，如今褪尽耀眼奢华，开始市井小民的琐碎日子，就像舞台上的戏子，刚才还扮演着雍容华贵的美人儿，转眼就卸了妆，露出日常生活里的平庸脸色。

一条小巷深处，匆匆走出一个年轻人，二十左右，书生打扮，面色严峻，跑到大街上，正好看见吴主孙皓出城的队伍走过。他愣住了，不愿相信眼前的一切，但队伍稀稀落落地走着，散发出朝服的熏香，仪仗威严却减去了大半，只有那口棺材平添了几分悲壮。离着队伍几丈远，有一些人跟着，悲悲切切地哭。年轻人痴痴地看着，心里千疮百孔的，由着寒冷的江风穿来穿去，不觉伤感得眼眶衔泪。隔着泪水看出去，灰蒙蒙的天也湿漉漉了，远处的山峰在雾水中冒出了一点黛青色的顶儿。

这几个月，建业城里一直有流言，说晋武帝司马炎在灭了刘禅的西蜀后，就琢磨着灭吴统一天下，因为遭到大臣贾充的反对，一直拖延着，这才给了东吴几年喘息的日子。那天也合该出事，晋武帝和大臣张华正下棋，几番厮杀，张华的老将眼看无路可走，恰巧此时，杜预大将军的又一份请战奏疏送到。一直主张灭吴的张华趁机起奏：这局棋就剩下几步了，陛下可要早下决断，要是对手缓过劲来，可就费事了。司马炎听了哈哈大笑：卿说的是棋局还是时

局？张华挪了一步棋：陛下英明，这棋局不就是时局吗？司马炎伸手吃了张华的老将，当即让太监拿来地图，盯着看了半天，突然伸出右手五指，狠狠地把东吴抓紧，又抓起一把鱼肠剑，由益州顺长江向东插过去，禁不住哈哈大笑。

从去年十一月，二十余万晋军就按晋武帝的这个意图兵分六路，发起平吴战争：第一路镇军将军、琅玕王司马伷从驻地下邳向安徽涂中攻击，第二路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由和州出击，第三路建威将军王戎，正是竹林七贤中最小的一位，此刻率军向武昌进攻，第四路平南将军胡奋攻打湖北夏口，第五路镇南大将军杜预自驻地襄阳进军湖北江陵，第六路龙骧将军王濬率巴蜀水军顺江而下。太尉贾充为大都督，行冠军将军杨济为副都督，统帅众军。为了协调军事行动，晋武帝司马炎命这场战役的主攻王濬下建平时受杜预节度，至建业时受王浑指挥。这一部署，西面晋军成了主攻力量，东面晋军则牵制住吴军主力，最后东西军会合一力夺取吴都建业。一时间，硝烟四起，吴军全线节节败退。东吴是围绕着长江两岸建国的，就像是一头牛，长江是贯穿它全身的血脉。如今六路晋军就像是五把钢刀将它全身切断，分路出击，各个击破，而王濬的巴蜀水军则是最致命的鱼肠剑，从牛的尾部捅进去，沿着血脉一直割到心脏吴都建业。

显然西线是这场战争的主要防线，吴军只要不让王濬的七万巴蜀水军出川，就能赢得战场的主动权。建平太守吾彦早早地在西陵峡口横江拦起碗口粗的铁锁链，又做锋利无比、长十余丈的铁锥暗置江中，封锁了长江江面。他以为，有如此固若金汤的防线，必能阻止晋军从长江出川，就没有派重兵把守，也不能怪他，手中兵员太少，他还有其他地方要守啊。王濬派人了解了情况，命手下做大筏数十个，筏上缚满浇了油的草人，又令识水性的士兵驾筏顺江而下，大筏遇江中铁锥，哐啷一声撞上了，带出铁锥而去，没走多远又碰到锁江的铁链条，粗壮结实地横在江面上，数十个大筏就拥塞

在了一起，此时筏上士兵点燃草人，自己跳江而逃，大筏顿时大火熊熊，烧断了铁链条。此时，王濬一声令下，万船齐发，率军出川，一路势如破竹，先克西陵，继克湖北夷道、乐乡。与此同时，杜预夺取了江陵，胡奋攻克了江安。随即王濬顺流而下，与胡奋、王戎共平夏口、武昌。杜预南下镇抚湖南零陵、桂阳、衡阳。至此，晋军已完全控制了长江中上游地区。

东线的战事也对吴军不利，王浑率晋军打到安徽横江一带，准备渡江进逼建业。孙皓慌忙令丞相张悌率丹阳太守沈莹、护军孙震等率兵三万渡江迎击，结果大败。吴国上下大震，一时不知怎么应对。此时，王浑率军逼近江岸，部将建议他乘胜直捣建业。但王浑遵守司马炎的命令，停军江北，等待王濬的到来。这时，琅玕王司马伷也进抵长江北岸，威胁着下游的建业。

王濬的战船顺流直下，抵达建业城西南的三山，是各路晋军中最接近建业城的。孙皓派游击将军张象率一万水军抵御，但王濬的巨船长有一百二十步，船头缀有怪兽图案，高耸的船楼四面开门，甲板宽阔能骑马来往，每艘战船能容纳两千多人。张象的水军哪里是对手，早已望船而降。孙皓企图再凑两万兵马抵抗，不料出发前夜士兵尽数逃亡。无奈之下，孙皓用大臣薛莹、胡冲之计，派遣使者奉书分别向王濬、司马伷、王浑求降，企图用离间计，拖延时间，结集兵马，以求残喘。离间计果然奏效，王浑屯兵江北，以共同议事为名，要王濬停止进军建业。王濬的战船已经停在建业城外的长江江面上，不顾王浑的阻拦，大军上岸扎营在建业城外，准备受降。王浑和王濬虽有矛盾，却并没有像孙皓希望的那样打起来，这离间计反倒促成了投降的加快到来。在平吴的六路大军中，王濬是最远的一支军队，此刻列阵等待孙皓前来投降。

年轻人远远看见高大厚重的城门被十多个士兵缓缓推开，轰隆隆的声音传过来，空气里飘来了城门铁轴转动发热后散发出的铁锈气味。孙皓带头走向敞开的城门洞。年轻人的眼角悄悄地淌下一滴

泪珠，目送他们消失在城门洞里。这时，一个老仆从后面追过来，气喘吁吁，悄声唤着：公子，快走吧。他一回头，见弟弟已在大街那头招手，就不再犹豫，悄悄抹一下眼角，转身走了回去。

进巷子，沿着青石板路走去，长长幽幽的，走不到尽头，天地都挤成了前面的一指宽空间，正觉得压抑，忽然就出了巷子，来到秦淮河边的一个码头。两只客船一前一后停在那儿，前面一只船上已有箱笼行李，艄公等陆机他们上了船，就解缆摇橹，后面一只船则在舱里刺眼地停放着两口棺材，也跟着解缆摇橹，一齐吱呀吱呀地出了码头。前船的舱里，公子坐在那里探头向外看，远处城墙上已经换上了晋军的旗帜，在淡淡的阳光下晃眼，昨日还是吴军的旗帜插遍城头，转眼间被旧衣服一样扔了，不由得心头一疼，直疼进心窝里去，啪，手中的一卷书掉在船板上。河上的风吹来，掀得书页哗啦啦直响，只见扉页摊开，上面赫然用毛笔写着陆机的名字。

“哥，听说陛下今日率百官出城投降了。”弟弟陆云（字：士龙）捡起书，递给哥哥。

陆机（字：士衡）拿过书卷，掸了掸，黯然地说：“刚才我看见了。可惜我陆家世代为将，到你我兄弟，却不能为国一战了。”

陆云今年十八，长得英朗俊奇，忿忿地说道：“朝廷里尽是无能的将领，若是祖父、父亲在，岂容他晋军践踏。”

陆机叹了口气，心想：当年祖父陆逊火烧连营八百里，打败刘备，也是遇到先主英明，才能实现报国壮志。到了父亲陆抗，虽做荆州牧多年，抵挡住羊祜的晋军，可惜陛下不听他的建议，致使西线兵弱。想到此，便说：“父亲当年的预言应验了，现在晋军分六路进犯，果然是首先突破西线，沿江一路打来，我军竟一败涂地。大哥、二哥先后为国捐躯，三哥被俘押往洛阳，生死不明。今日陛下出城投降，吴国就此灭亡矣。”

陆云不满地嘟哝道：“如今吴国已亡，那我们是做吴国遗民呢，还是跟着陛下一起去做晋朝的臣民？”

“我也不知道，”陆机感叹地说道，“你我先送两位兄长的灵柩回家乡，以后就在家乡华亭读书吧。”

陆机说罢，便起身出舱，站在甲板上回头看后面的船，陆云也跟着出来，只见兄长的两具棺木并置在船舱里，棺木是柏木做的，漆得乌黑发亮，棺首处立着兄长的牌位，棺盖上有白布挽着。灵柩散发的柏木香幽幽飘来，两艘船在浪里颠簸着，保持距离，就像有灵魂牵着似的。陆机轻轻地拍着船舷，长叹一声：魂兮魂兮，归家千里。

甲板上忽然大乱，有人在大喊大叫，陆机忙问船家怎么回事。船家见多不怪，指指岸上，说有个女子投河了。陆机忙说，快停船救人！船家摇摇头说，河水急着呢，只怕女子已沉了下去，没处捞。陆机不由一阵叹息，也不知是哪样的女子丢了性命。这时，身后的老仆忽然叫道：船家，看河里有人！陆机顺着老仆的手指方向看去，果然飘来一个女子，正在河水里沉浮，忙说：快救她！船家奇了，河水卷下去的人怎么又浮上来了？忙叫水手救人。只见一个年轻的水手举起手中的竹篙，只一搭，勾住了女子的衣服，一使劲拉到船边，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把女子拉上了船甲板。看那女子年纪还轻，分明还是个姑娘，已没了气息，躺在甲板上，顿时水流了一摊。船家看了看甲板上躺着的姑娘，蹲下身将她歪着的脸朝上扶正，打开她的嘴，拉出舌头，就伸直双手在她胸口使劲地按压，一下，两下，三下，竟然毫无动静。他又坚持不懈地按压，终于从姑娘嘴里喷出水来，人也有了出气。船家见她醒了过来，这才离开去船各处查看。

陆机看去，姑娘穿一袭丝绸衣裙，湿漉漉地贴着身，已经呈半透明状，隆起的乳房被湿衣服包裹着，像两只刚出屉的馒头，只是多了隐约可见的乳头。陆机忙移开眼光，心里慌慌的，唤丫头取来干净衣服，扶她进船舱换了；又走去船尾，央求船婆烧一碗姜汤。一会儿姜汤烧好，船婆舀了一碗，陆机忙自己端了进舱，让落水姑

娘喝了。姑娘便有了些精神，问道：这是在哪里？陆机忙将刚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姑娘黯然，只说，救我做什么？让我去死！陆云刚巧踏进船舱，不高兴地回了一句，我们救你倒是错了？陆机忙拦住弟弟，不让他说下去，又回头跟她说：“姑娘定是受了什么委屈，但也不该投江啊。”

那姑娘眼里噙着泪水，好半天才说：“东吴已亡，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陆机听了，不由得肃然起敬：“想不到姑娘竟如此想，实在令陆机佩服。”

姑娘惊讶地瞪大了眼睛望着他：“你是陆士衡公子？你的祖父可是陆丞相，父亲可是陆大司马？”

陆机心里一阵高兴，说：“是啊。姑娘也知家祖、家父？”

姑娘站起身，朝陆机、陆云深深一鞠躬：“东吴之人，谁不知二位大人。若陆丞相、陆大司马还在，岂容晋人践踏我东吴！”

陆机的脸一下子红了，忙说：“这……唉，我陆机是个不肖之子，如今竟无力抗敌保卫我东吴江山。”

陆云在一旁嘀咕：“主公都投降了，我们还怎么抵抗？”

姑娘听了，脸色尴尬：“我不是怪罪公子，今日亡国，那是君王失职！你我只是一介臣民，又有何罪？”说罢，回头望见了后面的船上放着两口棺材，惊问道，“这是谁的灵柩？”

陆云伤心地说：“我大哥、二哥为国捐躯了。”

姑娘眼角慢慢沁出泪水，晶莹透亮，扑通一声，向后面船上的棺木跪下磕头。

陆机对姑娘有了几分敬佩，感慨地说：“姑娘请起。我等也是报国无门，无奈之下，只能回家读书。”

姑娘站起身问道：“不知公子家在何方？”

陆机朝滔滔长江的东面指了指：“华亭。”

陆云在身后补充道：“那里有先主孙权建造的龙华寺，很是庄

严肃穆。”

姑娘略微一愣，小声言语道：“哦，龙华寺！”

陆机没有察觉，仍兴致勃勃地说：“是啊。与它为伴，读书吟诗，聊慰寂寞。哦，敢问如何称呼姑娘？”

姑娘顿时变得吞吞吐吐，陆机忙说：“对不起，我唐突了，还请小姐原谅。”

“我……我是孙家小女，单名露。”姑娘轻声说。

陆机高兴地说：“原来是孙小姐！不知你家在何处，陆机也好送小姐回府。”

孙露摇摇头说：“回府？唉，早就无家可回了。”

陆机看她头上插一根凤衔梅花金簪，非是一般之物，心想她定是官宦人家的小姐，怎么会无家可归？正要问，孙露已说：“家父先前富可敌国，如今国破家亡，我也只有投江一死了。”

陆机一惊，忙道：“小姐如不嫌弃，何不随我兄弟二人一起回华亭老家暂避几日，再作打算如何？”

孙露犹豫了一下：“这……”

陆云却在一旁哈哈笑了，说：“孙小姐，一起读书，诗文会友，岂不胜过葬身鱼腹？”

孙露被他笑得不知所措，陆机忙解释道：“我弟士龙喜欢笑，小姐莫以为怪。”

陆机正与孙露说着话，不料船甲板上又是一阵骚乱，嚷嚷的人声纷纷传进舱里。陆机和孙露一起钻出舱外，朝河面望去，只见波涛滚滚，苍茫一片。陆云也从舱里走出，一边迫不及待地问船家：“出什么事了？如此乱纷纷的。”船家指着远处说：“公子快看，又有人落水了！”众人齐朝河面眺望，这才发现落水人在波浪里挣扎。陆机仔细看去，不由啊呀一声：“落水的怎么也是个女子？”

先前救上船的孙露失声叫道：“不好，莫非是她？船家，快快

将她救起！”

陆机急了：“快救人！”

船家赶紧向着水手叫道：“快！把船靠过去！抛绳！”话音刚落，手下人已跃入河里，如一条大鱼搏击浪涛，眼看接近落水女子，不料一个浪头打来，她又沉了下去，急得船上的人一起发喊。水手又一次钻入水里，一会儿只见水面上浮出女子的头，那水手在她后面拦腰抱住，向船边游来，船上人一起动手，很快将落水女子救上了船。

孙露一看见她，不由得悲从中来：“侍琴！你这是何苦！”原来救上来的正是孙小姐的丫环侍琴，因见小姐跳河，一路叫喊救命，却无人出手相救，情急之下也跳入河里与小姐一起自尽。

侍琴睁开眼睛，见是小姐，哭出了声：“小姐！我们又在一起了！”两人相拥而泣。

船家命手下散去。陆机这才谢过船家，船家只说，公子今日救起两条人命，此乃祖上积德。陆机跟弟弟商量，腾出自己的舱房让孙露和侍琴住，自己去和弟弟挤在一个舱房里。孙露听了，正要阻拦，陆云早已转身去找老仆收拾舱房了。

孙露感激地说：“多谢公子救命之恩。”一边拉着侍琴跪下。

陆机忙扶起她俩，说：“孙小姐快快请起，此乃上天让你我在此相识啊。”

这时，船已渐渐远去。陆机和孙露并肩站在船头，回头朝建业城望去，只见城门处燃起了一堆大火。那是王濬将军命令手下烧了孙皓带来的棺材，又将孙皓扶起，亲手解开绳索，这才浩浩荡荡地开进城里。

江上聚起一层淡淡的水雾，将建业城包裹了起来。孙露从腰间取出短玉箫，对着江面吹起了吴歌。陆机听了，只觉得好凄凉的曲子，就问这是什么曲子。孙露放下短玉箫，也不答话，只吟诵起来：

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离家日趋远，心思不能言。

哦，是《古歌》。陆机望着江景，想到《悲歌》可以与之相和，便也吟诵起来：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欲归家无人，心思不能言。

两人一时无语，只觉得两岸依旧，江风萧萧，却是往事不堪。远处城门飘来了棺木燃烧的烟味，一阵一阵地呛人。夕阳落下来了，慢慢挨着江面，忽然就浸在江流里，染得一片殷红，慢慢地淡了，没了夕阳，只有江水泛出了青色，再看岸边芦荻萧萧，不觉晚风已寒。

2

客船顺流而下，到月挂树梢时已经来到京口。船家歇了船，停靠在西津渡。长江流到这里，便汇入大海。在江海交汇处，散落着一座座沙洲，江面由此阔达四十余里。沿着渡口的青石板道拾阶而上，便可进入京口城。城北侧，有一座北固山，山上有一座甘露寺，此刻早已淹没在夜色之中。

陆机、陆云兄弟俩坐在船舱里，远眺对岸，只见瓜洲隐约闪现点点渔火。再瞧江心，金山和焦山两座岛屿在夜色里漆黑地耸着，令人感到几分压抑。只有近处的西津渡码头，江上船只云集，灯火星星点点，江水泛着月光，倒也相映成趣。

兄弟俩聊起了今后的打算。那年父亲死在任上，主公孙皓随即任命他们兄弟五人分领父亲的兵马。那时陆机才十四岁，陆云更